

一女孩留下伤痛的异国恋情

遇车祸邂逅 H 国青年

在 2000 年那个草长莺飞的季节里,大专毕业的延吉女孩儿文静与恋人张光,踏上了到 H 国打工淘金的漫漫路程。

然而,好长时间内,他们找不到工作。为了填饱肚子,不得不来到一家中式餐馆打杂。这里不仅活多劳累,而且薪水低得可怜,每个月挣到的钱还折合不上 1000 元人民币。

那天,一直忙活到凌晨,文静才和张光拖着疲惫的身体向出租屋走去。当他们刚刚拐进离出租屋不远的一条巷子口时,一辆轿车突然从里面窜了出来。司机的反应很快,当他驾驶的那辆现代轿车与不期而至的文静轻轻一吻的瞬间,轿车已经喘着粗气停了下来。肇事司机是一位戴着金丝眼镜文质彬彬的 H 国男青年,面对这种场面,他一边连声说着对不起,一边搓着手呆立在那里。

文静被送进了医院,伤得并不重,只是腿部撕开了一道口子,缝合了 5 针。医疗费是肇事司机付的。从手术处置室归来,张光无意间发现,肇事司机已经不见了,张光悔得捶胸顿足,只怪自己太粗心大意。这时,病房的门突然被轻轻地推开,那位肇事司机头上冒着津津热汗走进来,他把一份热气腾腾的晚餐捧到了文静床前。此时,还没有吃饭的文静才感到肚子真的有点饿了。

在文静受伤住院的那些日子里,张光的脸上非但没有一点伤感的表情,反倒时常有一丝得意在不经意间掠过。终于在一天晚上,张光向她和盘托出了自己运筹已久的“敛财”计划:张光说,肇事司机的背景他已经调查清楚——他叫崔金植,本人是金领雇

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她来到 H 国打工,却只找到在餐馆打杂的工作。在那座传说中的现代化城市里,相恋多年的男友离她去了。与此同时,她又遇到了一个 H 国富豪之子……

近日,年仅 24 岁的文静就那样文静地坐在记者面前,讲述着她和两个男孩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情故事……

员,月俸可观;父亲是财大气粗的地产商,家资颇丰。张光说他打算把肇事的事情私了,好好敲这位“款哥”一笔,并说出了 5 万元人民币的报价。文静指责他这是小人之举,是在讹人。

3 天,整整 72 个小时过去了,以往每日早午晚必来 3 次的金植却一直没有出现。文静感觉怪怪的。她向张光询问,张光也总是先神秘地一笑,接着甩过来三个字:不知道!直到第四天早晨,文静才收到了金植发来的一封短信,上面只留了一句话:背井离乡不容易,在 H 国,有事请找我。同时还留下了一个手机号码。张光告诉文静金植不会再来了,他已经与金植私下做了和解,金植已经支付了 5 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

文静和他争吵,他带着 5 万元走出病房,此后再也没有出现。

富家子弟援助她 5 万元

半个月后,文静的伤口已经痊愈。出院那天,她刚刚迈出医院的大门,就看见在那辆现代轿车前站立着一位男青年,他胸前捧着一束康乃馨。怎么,怎么会是他?

坐在金植驾驶的现代轿



沈明 制图

车上,金植对文静说:“你们之间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其实,这一切都是由于我开车肇事而引起的,我陷入了深深的内疚与自责之中。你一个人打工不容易,有事请找我。我一定会尽全力帮忙的。”这番负责任的话,说得文静眼眶有点潮湿。

车到出租屋,金植握着文静的手摇了又摇,然后走了。很长时间内,文静想联系他,但又在提醒自己:一个女孩儿身在异国他乡闯世界,提高警惕捍卫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此后,文静开始冷淡金植,极少与他交往,相互间只是偶尔在电话中互致一下问候。文静照例在中式餐馆打杂,金植照旧来车往做他的金领雇员。

2001 年 9 月,一个落英遍地的秋日黄昏,刚刚回到出租屋的文静突然接到了母亲从国内打来的长途电话。母亲告诉文静,父亲的膀胱癌已经发展到了晚期,急需住院手术,请文静尽快把 5 万元的治疗费用寄回来。文静轻轻地放下电话,两行热泪扑簌而下,父亲的病不能再拖延,可自己在 H 国人生地不熟,上哪去弄这么一大笔钱呢?打工将近一年省吃俭用也只攒下了一

万多元钱。她忽然想到了那位 H 国男孩金植。

接到电话不到 10 分钟,金植就驾车来到文静的出租屋,脸上渗着津津热汗。“这是钱,如果不够用,我再想办法,行吗?”金植说得很平静,仿佛不是他在帮别人的忙,而是在请求别人帮助自己什么。

有了足够的金钱作支撑,文静的父亲在医院做了手术。然而,由于癌细胞已经扩散,手术后老人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急转直下加速了恶化的进程,不久就死亡了。

异国恋经不起豪门检验

文静回到 H 国,开始了与金植的恋情。

文静多次请求金植带自己到他家去,与未来的公婆见面。可每当提到这个话题,金植总会以种种借口岔开。热恋 3 个月后,文静不容分说地给金植指出了两条道路:第一立马领我到家中去看父母;第二马上分手没商量。在文静这个既传统又开放的女孩眼里,婚姻大事必须征得双方父母的点头应允,没有父母“准入”的恋情难以经风雨。

在那座足有七八百平方

米的超豪华别墅楼里,文静终于见到了金植的父母。金植的父母都是 H 国上流社会的知名人士,他们对文静的审视如同聘用一位普通员工那样,既漫不经心,又不屑一顾,但却彬彬有礼,绝不会让人难堪。文静也没有多去考虑。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像文静想象的那么简单。自从那次金家“检阅”后,金植对文静的态度已经明显降温,约会的次数也在减少。

那天傍晚,文静到一家超级市场购物,无意中与正拥着一位金发碧眼的西欧女孩谈笑风生的金植撞了个满怀。耳寸大乱的金植与西欧女孩狠狠地对视了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扭头远去。

在他们经常约会的那间咖啡厅里,金植不得不向文静摊牌:原来,父母不同意自己做金领雇员的儿子娶一位打工女孩儿,这会使整个家族很没面子,在整个上流社会成为笑柄。

文静万万没有想到:那个口口声声高呼着“有事请找我”口号的 H 国男孩在金钱面前竟与自己的前任男友一样溃不成军。“我父亲看病的 5 万元钱是我借你的,我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偿还你……”分手前,文静留给了金植一张 5 万元借款的欠条。

风波再起爱情还是一场空

与金植的恋情宣告结束后,文静变得格外理智与清醒,她很快就把自己的心情调整到了最佳状态,在物欲横流的当今时代,为了拥有金钱,不惜放弃真爱的人,根本就不值得去爱恋。从此,文静从伤感的阴影中走出来,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上,很快跳槽到一家广告公司,成了一名白领策划主管。

2004 年,一个盛夏的傍晚,一位一身珠光宝气的贵夫人,叩开了文静居住的女子单身公寓的门。文静想了想,终于认出来了:她们曾有过一面之缘,来人是金植的母亲,金植的母亲未曾说话泪先流。原来,金植病了,病得很重,已经到了肺癌晚期。医生说,他的生命存活期只能有一两个月时间了。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那个花了金植不少金钱、信誓旦旦的西欧女孩,连个招呼都不打就飞回到自己的国家去了,从此再也没有了消息。为此,感情被欺骗的金植极度伤感,病情也开始极度恶化。他请求文静到院去,陪他度过这段生命的最后时光。

文静答应了。

为了全心全意护理金植,文静辞去了广告公司收入不菲的工作。有了文静陪伴的日子,金植不仅心情变得爽朗起来,而且病情也大为好转。又一次检测过后,金植兴奋地把诊断书递给文静:“苍天有眼,赦我不灭。静静,你看看,看看哪!我得的不是肺癌,是肺结核,医院是误诊,已经答应给我经济补偿了!”文静接过诊断书,两行热泪扑簌而落,嚤嚤地哭出声来。金植走过来想抓住文静的手,却被文静狠狠地甩开了。

傍晚,金植的母亲笑容可掬地来到文静的住处,她把一个小巧的鳄鱼皮包摆在了文静面前,她说这里面是 20 万元人民币,是对文静护理金植的酬金。“不过,请你不要纠缠我们金植,他不会娶你为妻,我们父母也不会同意。”金植的母亲说。文静气得一气站起,把鳄鱼皮包甩了过去,“夫人,你想错了!”

文静觉得自己该走了,应该飞到那个生养自己的故乡热土上去,那里才会有属于自己的真爱。

就这样,她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芳林

当年三“猴儿”的幸福生活

农家降生仨“猴儿”

陈秀英、陈志学夫妇住在湖北钟祥市城北 25 公里的洋梓镇火庙村莲花山下。1947 年 6 月,陈氏夫妇在头胎生下一个儿子后,又喜得贵子。这对于几代单传、招婿入赘的陈秀英来说,真是喜上加喜。为了让孩子们健康成长,两人遵从乡里“取贱名得贵命”的迷信说法,给孩子取名陈小猴。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小猴的身子逐渐显露出异常,长到 5 岁还不会言语,6 岁只能蹒跚学步,而且脑袋总不见长,一直跟出生时一般大小。更不幸的是,1953 年、1957 年,陈氏夫妇又接连生下羊奶、环香两个和小狗一样的女儿。

长大后,这三兄妹身上有几个共同特点:脑袋上阔下窄,眼细耳小,喜欢四肢着地蹦蹦跳跳玩耍;吃饭不会使筷子,都是用手抓着吃;三人都不爱说话。其长相、举止、生活习惯酷似顽猴。村里人见这三兄妹如此像猴,也就视他们为“猴”,没有人叫他们的名字,都以“猴子”相称。

于是,莲花山下有三个“猴人”的消息不胫而走,渐渐传遍了十乡八村,偏僻闭塞的火庙村也因此而闻名遐迩,久而久之,人们甚至淡忘了原来的村名,把这里称作“猴人湾”。

苦果皆因近亲结婚

陈家夫妇生下三个“猴

一对农家夫妇,因为近亲结婚,生下三个长相举止酷似顽猴的儿女。几十年来,这对夫妇拒绝各种诱惑,以一种父母对儿女、对生命的朴素之爱,艰难看护着“猴儿”,演绎了令人敬佩的人间亲情……

儿”的消息传开后,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不少人为了满足好奇心,利用各种机会前来看看个究竟,一些外地人甚至不惜大老远赶来,只为一睹“猴人”的“尊容”。

人们在对“猴人”称奇道怪的同时,对这三个“猴儿”的来历也议论开了。于是,几种离奇的说法传扬开来。有人说:“梦猴人怀”,说陈秀英每生下一个“猴儿”前,都会做个梦,梦中她与野猴在一起,导致怀上身孕,产下“猴崽”。另一种传说是“人猴怀胎”。他们说,过去莲花山山清水秀,林木茂盛,常有野猴结伴出没,人猴相处和谐。不料,一个好色的猴王见陈秀英年轻漂亮,起了歹心,多次将她掳进山洞同宿,致使陈秀英怀上了“猴儿”……

本来,陈秀英、陈志学夫妇生下三个似人似猴的儿女就深感愁苦不已,面对这些愚昧的猜测、议论,他们更是抬不起头。为了给孩子治病,同时也为了找到孩子畸形的原因,解放后,陈秀英和丈夫多次带着孩子到当地医院就诊。上世纪 70 年代,原广州医学院和武汉医学院有关专家专程来到陈家,在对三个“猴人”做了全面身体检查,并调查了他们夫妇的婚姻情况后,得出的结论是近亲结婚所致,

而且没有治愈的可能!

事实上,陈秀英和丈夫是姨表亲,两人母亲是同胞亲姐妹。在旧社会,“姨表结亲,亲上加亲”“肥水不流外人田”,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姻亲纽带,正是这根纽带捆绑了一个不幸的婚姻。陈秀英 15 岁时,母亲和姨妈商量,为了续接陈家香火,让表哥陈志学入赘陈家,成了婚。

陈氏夫妇一生生了 7 个子女,一个夭折,剩下 6 个,一胎好一胎坏。老大、老三、老五发育正常,健康成长;而老二、老四、老六却是畸形,貌似猿猴。

浸透亲情的鞭子

三个“猴儿”的野性给父母带来了说不尽的麻烦。由于他们生性顽劣,常常不分白天黑夜四处乱跑,又不知道回家,寻找走失的“猴儿”就成了陈氏夫妇每天要做的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飞雪漫天,每天晚上,莲花山的沟沟坎坎、山涧丛林,人们总会看到陈秀英和丈夫陈志学寻找“猴儿”的身影,为把他们找回家,整夜整夜不睡觉是夫妇俩常有的事。过去莲花山一带常有豺狼出没,夫妇俩怕自己、不谙世事的孩子遭到狼袭击,对他们看得特别紧,可有

一次大“猴儿”陈小猴还是跑不见了踪影。陈氏夫妇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打着火把,漫山遍野寻了一夜,第二天在一个山洞里找到时,小狗正在和几个狼崽嬉戏玩耍!

三兄妹连拉屎拉尿都要父母亲侍候,稍有疏忽,他们就弄得满床满身都是大小便。为了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陈秀英把三兄妹集中在一个房间,每人支张床,自己也搬进来与他们同住。每天夜里时不时叫他们起来大小便。可他们常常耍“猴”性子,赖着不起床,硬拉都不管用。无奈,陈秀英只好制作了一根鞭子吓唬他们。也怪,不管三兄妹多么使性子,只要一见母亲手里的鞭子,他们就会服服帖帖的。直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陈秀英仍然用着那根鞭子,那油光泛亮的楠竹鞭杆,浸透了一个母亲无尽的辛酸和泪水!

两个“猴女”也让陈秀英操碎了心。她们虽然弱智,但和正常女人一样每月照常来月经,只是没有规律。而且不会自己护理,一来例假糊弄得身上、手上到处是月红。这就苦了陈秀英,每个月总有十多天什么事都不能干,时时刻刻看着她们,不厌其烦地给她们洗衣、擦身子……

1964 年初,河南一个民

间马戏团得知湖北钟祥有三个“猴人”,千里迢迢赶到陈家,要陈氏夫妇把三个“猴儿”交给他们,由他们训练后长期上台表演,每月给陈氏夫妇一笔丰厚的报酬。陈秀英对来说:“三个‘猴儿’虽然不晓人事,可他们是我的亲骨肉,我不能让他们像猴子一样演戏给人看!”对方见说不拢,又进一步提出条件:“你们夫妇也可以随他们一起到团里生活,照顾孩子。”也被陈氏夫妇拒绝了。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外地一家小型动物园打听到陈家的情况后,辗转通过熟人给陈氏夫妇带话,要把“猴人”三兄妹中最小又最爱跳舞的陈环香收进动物园,供游人观看。陈氏夫妇仍然不为利益所动,毫不犹豫一口回绝了对方:“‘猴人’也是人,不是动物,我们再苦再难也不能卖自己的孩子!”

“猴人”住进了福利院

现在,大“猴儿”陈小猴已经 59 岁了。他的两个“猴妹妹”也是年过半百了。仨“猴人”之所以能活到今天,除了他们父母受尽磨难悉心照料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和政府的关怀,社会各界也向他们伸出了温暖之手。1983 年分到户时,陈秀英、

陈志学分得 2.1 亩口粮田。这个时候,老两口年高体弱,已丧失劳动能力,长子又是别人家的上门女婿,另外几个正常的女儿也自立门户有家有小了。从那时起,陈家的口粮田就一直由乡亲们帮着耕种,提留、税费由大伙分摊,村里还时常救济陈家一些粮食。

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当地党和政府就给陈家三个“猴人”发放救济款,从每人每月 5 元涨到 20 元,现在三人每月达到了 550 元。每到过年过节,一些党政部门负责人还带着钱物到陈家慰问。

前年冬天,荆门、钟祥两级市委主要领导专程来到陈家走访,看到他们还住在几间低矮的土房里,当即指示财政部门拨出近万元专款,给陈家盖起了一栋 70 多平方米的砖瓦房。

同时,社会上的好心人也纷纷向这个不幸的家庭献爱心,不少人主动给“猴人”捐款捐衣。多年来,“猴人”三兄妹穿的衣服、盖的被子,全部都是乡亲邻里和外面一些人捐献的。

去年,87 岁的陈志学因病去世,把看护三个“猴儿”的重担留给了老伴一人,而陈秀英老人也已 84 岁高龄了,同时三个“猴儿”年纪也大了,身体大不如从前,照顾起来更困难了。陈秀英老人已是心力交瘁,力不从心。为此,钟祥市民政局将三个“猴人”安置到了福利院生活。现在,他们都生活得很好。

朱沁泉